

第19屆傑出校友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吳永吉

(醫學系57年畢)

首先我要感謝陳東榮同學與陳春仁同學(醫學系第九屆)、前留美校友會長吳盛芳校友(醫學系第六屆)與曾陳蕙詩校友(醫學系第十七屆)的推薦，以及母校傑出校友評選會的支持，使我榮幸地獲選為今年19屆傑出校友，在人生開始的七十年頭，多了另一個新的頭銜。

我在44年前來美國，這段時間包括前二十多年“為了生活”的臨床工作及後二十年“為了生命”的生涯，的確也有很多值得回憶和分享的經驗。

我一直認為人生很需要有一些嗜好。因為小時看一位鄰居畫家作畫，我從初中起就對美術有特別的興趣。在高醫時，參加劉啓祥老師指導的“星期六畫會”，以及一個暑假在楊英風老師雕塑室短暫工作，給予我很大的影響。美術從開始的“學習”到後來的“創造”是一種很重要的經驗，幾年的美術經驗，陪伴我渡過早期忙碌的臨床生活，也幫了我後來的研究發展工作。美術和科學研究及科技創新有非常緊密的關聯，西北大學工學院院長Julio M. Ottino 教授的演講：“How A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parated (and May Join Again)” (<https://m.youtube.com/watch?v=0fdjeCwaD-s>) 對此有很精彩的論述，高醫長久以來也對這方面非常重視，這是足以為傲的。

人生的規劃常常是受偶然機會的影響。多年的醫學教育及訓練，使我瞭解，醫療對“延年”及“益壽”的重要。雖然生老病死是每一個人都會經過的，如何使“病”與“老”減少殘疾的不便，除了預防，更要靠“復健”。四十年前，我看到二十多位病患經過復健之後，還可以一起坐輪椅去歐洲旅遊，這個消息讓我覺得“復健醫

學”的領域的確有很多值得我學習與發展的空間。四十多年來在這方面的參與及努力，使我研發出多項新的觀念及復健方法來為病患減輕殘疾的痛苦及問題。



二十年前有一天，我決定從“如同一根蠟燭兩頭燒”忙碌的臨床生活退休，心想著從此可以過我隨意繪畫與彫塑創作的悠閒日子，可惜這個想法不久就變了，因為看到當時很多低收入國家因為戰爭使用地雷，傷害了難以數計的無辜民衆，造成一個極大的國際問題。西方國家對如何以“適當的科技”，來協助數以萬計的傷殘病患感到束手無策。為什麼？因為高科技昂貴的方法，在低收入國家，常常不適合當地文化、財務、教育等等特別的需求與能力。一位好友鼓勵我，他說“你有很實用的臨床經驗，如果不用來幫助更多的病患，幾十年後，這些經驗跟你進墳墓，將是很大的浪費”。我恍然體會，點了頭，就這樣子，把近二十年的時光投入這項“人道”事業，去研究更好、更省錢、更快速及更環保的義肢及輔具製造方法。以其中一種免用石膏的義肢套筒製造技術(CIRCasting System)，已得到國際義肢輔具學會(ISPO)的認定，也獲得扶輪社及國際衛生組織(WHO)的贊助，漸漸地推廣到低收入國家，造福上萬截肢患者。這些年來我到處講學，雖然有時辛苦，確也領悟到“快樂不是因為我自己得到了什麼，而是因為我自己盡了力量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很幸運地，我有這樣的機會，也感謝高醫對我的栽培。🙏